

历史那么遥远,历史又近在眼前

——致谢立全将军的一封信



尊敬的谢立全将军：
您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全国各界隆重纪念这一伟大胜利，缅怀革命前辈和先烈的特殊时刻，我思绪翻滚，脑海里涌现出无数的革命志士和抗日英雄。而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您，这一切皆因我和您都与云浮云安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情缘。

说来话长。第一次“认识”您，是40多年前，我还在湖南读初中。那时，学校图书馆有一本美国记者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封面上一个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昂首挺胸，吹起军号。从那时候起，这一颀

爽英姿的形象就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封面上的小号手就是您，更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您成了共和国的将军。1997年，我从新疆应聘至广东云浮云安中学，一天在市区的“博智旧书店”，我再次与您“重逢”，当即将书买下。前些年，得知读小学的侄女要读课外书，我一下子购买了十几本红色经典名著，其中就包括《西行漫记》。虽然书名已改为《红星照耀中国》，可封面上您吹军号那伟岸挺拔的形象，却始终未变，撼人心魄！

说来惭愧，直到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书上这名小号手的真实姓名。历史翻到2022年，云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与

羊城晚报社共同编纂出版了《红色云安颂》一书，我有幸得到了赠书。通过阅读，我走进了您“神秘”的世界，领略了您独特非凡的风采和魅力！原来您就是《西行漫记》中的封面人物！原来您戎马一生，征战南北，曾在南粤大地，在云安留下过无数战斗的身影！据《红色云安颂》记载，抗战期间，您驰驱南粤，参与创建了五桂山、罗浮山等多个抗日革命根据地，率部与日军展开了140多次战斗。1945年，您作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代司令员，又率部来到今云安区都杨镇，以后来被誉为“西江小延安”的都杨镇荣昌堂为据点，横戈跃马、纵横驰骋，为巩固壮大云浮及华南的抗日力量，配合全国抗战大局，直至全面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读到这里时，我热血沸腾，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心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去参观荣昌堂呢？没想到，今年3月这个愿望顺利实现。那天，我怀着景仰，带着感动，与云安文联和作协组织的文艺家们，一起来到都杨镇，追寻您和您的战友们当年战斗留下的足

迹。当我们走进一楼展览室，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您贴于墙上的头像。抬头仰望，只见照片上的您眼神坚毅，目光炯炯，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西行漫记》封面上，那张名为“抗战之声”，定格了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吹响号角的瞬间，代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年轻、奋发、不屈的形象，成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象征的经典照片。我心情激动，感慨万端：历史是那么遥远，历史又近在眼前！80多年前的红军小号手，40多年前我心目中的英雄，竟然在此时此地，以这种方式，与我“不期而遇”！这是多么的巧合，又是多么的庆幸！当然，巧合的背后，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后来，我通过上网搜索才知道，原来1972年2月斯诺去世后，您偶然间从《人民画报》悼念专题报道上，看到了您这张照片，才想起1936年斯诺给你拍照的往事，但您却不愿张扬。您在回复爱人的信上说：“那个‘吹抗日战争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这个相片登载是历史产物，你我知就就行。”直到

1973年您去世后，又过了23年，1996年一次偶然的发现，那层尘封了60年的历史，才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此公之于众。看到这里，我对您愈加崇敬，不但为您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的卓越功勋感到骄傲，更为您谦逊低调、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而由衷的钦敬！

尊敬的谢立全将军，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至今已80年了。今天，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但历史的回响依然清晰可闻。您和无数革命志士、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展现出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作为教师，我将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学生听，让年轻一代牢记抗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英雄的血脉在新时代赓续绵延，共同守护这来之不易的盛世中华。

今天，借此机会，谨以此信致敬您的赤子之心。今日之中国繁荣昌盛，您亦当含笑欣慰了！

杨显志敬上
2025年7月29日

秋的气息

岳灿



一盆绿萝静静地躺在阳台
天空一角永远有一片未补全的空白
一扇窗户敞开心扉
一把雨伞悄悄移动几公分
我像是时间的感知者
把薄衣收纳起来

一只鸟掠过寂静无人的操场
一阵风把北方的信息带给南方的海洋
湖边，热浪催促着行人快步走过
楼宇之外是雨水覆盖的草坪
我如同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
游戏在美丽的塔下

是谁告知人们季节变换
是谁将夏天的蝉鸣换成秋天的果实
不必在意，花瓣花开自有道理
潮起潮落又是大自然的规律
一片梧桐叶带着秋的气息

午后的时光

莲子

热辣的阳光
把影子烤出了一丝热气
风了无影踪
不知躲进哪家的墙缝

蝉声嘶力竭地叫着：热啊热！
古老的龙眼树
努力地撑出一片清凉

一个满头大汗的光膀子小孩
幸福地舔着雪糕
往家里飞奔
雪糕融化的糖浆
沾满了胖胖的手指

一只美丽的蝴蝶
从滚烫的地面挣扎
拼尽全力跃上了花丛
气息奄奄地喘着气

记忆承满了龙眼树的枝丫
树干的褶皱藏着年龄的密码
外婆的番薯汤还在记忆中飘着甜香
可她已魂归故乡

雷雨夜的守候

张卓慧

近来都是雷雨天气。小区突然停电了。没有电，电梯出入不方便，生活上处处受限。这种黑漆抹黑的夜晚，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没电的情景。

在我记忆的长河中，雷雨的景象就如同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深深刻在心底。

我是一个对雷雨天气充满畏惧的人，这种从小种在心里的害怕，源于妈妈担心爸爸工作时，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每当雷雨来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时，我总是提前跳上床，用厚重的被子紧紧裹住头，试图隔绝外界的声响，但那隆隆的雷声似乎总能穿透一切，直击心底的恐惧。

我的母亲，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人，每当这时，她会以惊人的速度关好门窗，生怕风雨侵袭这个家。她的双眼紧盯着窗外，那双平日里温柔的手，此刻紧握成拳，仿佛想要握住什么，又或是抵抗什么。她的嘴里念叨着，是对我父亲的牵挂和担忧，他在这样的夜晚，总是奋战在供电抢修的第一线，为了镇上的光明，不顾个人安危。

我们家忠诚的伙伴——大白狗，它仿佛能感知到家中的不安，咬住我的裤腿，紧追着我跑，当我跳上床的时候，它爪子趴在床边，直立着身体跳着蹭着，嘴里呜咽着，在寻求主人的安抚。我悄悄探出头，一手用被子捂住耳朵，一手紧紧搂住它的脖子，当雷声轰鸣时，一人一狗紧紧贴着，喘着粗气，那一刻，我既想笑，又害怕，但更多的是被一种莫名的温暖所包围。

雷雨天，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镇来说，意味着跳闸停电，意味着漫长的等待。但每当村里传来第一声欢呼，那意味着光明的回归，意味着父亲的平安归来。那一刻，母亲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放松，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我们家才会有欢笑声响起，仿佛整个世界都因这一家人的重逢而变得明亮起来。

在雷雨的夜晚，我们共同守候着那份光明，那份平安，那份家的温暖。而这份守候，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爱，那份守候，永远不变。

岭南檐下雨

卢盛敏

岭南的乡愁，是浸在湿漉漉的雨季里的。

记忆最深处的底色，是灰青的。不是北方秋日高远的天青，而是南方老屋瓦檐上沉积的、饱吸了水汽的沉郁之色。梅雨时节，那雨便不是落，是飘，是织，细细密密，无声无息地濡湿了整片天地。芭蕉叶肥硕宽大，承接着这无边的丝线，水珠在叶心滚着，越聚越大，终于不堪重负，“啪嗒”一声砸在阶前的青石板上，碎成更细小的水花，洒开一小片更深的湿痕。这声音，单调又固执，敲打在童年的寂静里，也敲打在后无数个异乡的梦境边缘。

岭南人家的巷子曲窄幽深，两侧高墙夹峙，青石板路常年湿润泛光。孩童们追跑笑闹的声音在窄巷间来回碰撞，如鸟雀在笼中扑翅；远处偶有粤剧呀呀的调子飘来，声声入耳，婉转悠扬似叹息。巷口尽头，老榕垂根，像替雨丝挽了个结。

乡愁是有声音的。清晨，是巷口阿婆推着木头小车，“笃笃笃”敲着竹板叫卖热腾腾的“白粥、肠粉、油炸鬼”的吆喝；傍晚，则是母亲在灶间“啱啱啱当”炒菜的铁锅声，伴随着饭菜诱人的香气，是归家最踏实的召唤。这些市声，嘈嘈切切，汇成了故乡最生动的背景音，是异乡再繁华的街市也无法复制的交响。

记忆里最深的还是家中厨房那口硕大的瓦煲。母亲常年蹲踞灶前，煲汤炖肉，热气从盖沿缝隙里钻出来，瓦煲里便传出百年不变的咕嘟声，浓香弥漫整条巷子。有时我伏在桌上写字，便见母亲在氤氲的热气里添水、搅动，仿佛她毕生的事业便是驯服这灶台上升腾的云雾，搅动瓦罐里凝聚的时光。那锅汤，煲的何止是汤料？分明是熬煮着无数个晨昏的光阴与温情。

最难忘的，则是老屋那扇趟门。那门由横竖的木条组成，推开时带着吱呀的微响，却又总能自动合拢。人已归，离乡，但每次在梦中归去，却总见趟门

虚掩着，恰似故乡欲言又止的嘴唇，等着游子轻轻一推。

推门而入，旧日的气息扑面而来——湿润、嘈杂而熟悉。老屋的堂前，总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气息。是经年累月木梁柱散发出的微朽木香，是墙角青苔幽幽的凉润，是供奉祖先的神台上线香燃尽后残留的淡淡檀味，更混杂着灶间的柴火烟气、咸鱼虾酱的咸腥……这气息，顽固地盘踞在每一个角落，渗入每一寸砖木。离乡多年，偶尔在某个陌生的街角，嗅到一丝类似的气味，心便猛地一缩，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瞬间被拉回那昏暗却无比安稳的厅堂。那神台上跳跃的微弱烛火，映着祖先牌位模糊的字迹，是血脉深处最初的敬畏与依归。门后，灶上依旧咕嘟着那锅老汤，巷子里的青石板路仍润泽泛光。原来这扇门推开的是故乡的岁月，合拢的却是游子离乡的脚步。

推得开的是木栅，推不开的，是年深月久长在血肉里的东西。岭南的乡愁，就这样潜藏于趟门开合之间，是回响在青石板上的足音，也是渗入骨髓的，那口老火汤的滋味与温度——它被无形的手日夜煨在心头，熬成了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的氤氲。

岭南的乡愁，不似北方的苍茫壮阔，它更似那檐角滴落的雨，细密、缠绵、带着水汽的微凉，悄然浸润着岁月的缝隙。它是青石板路的湿滑，是糖水铺里的清甜，是祠堂香火的氤氲，是榕树根须的盘绕。它藏在一声俚语、一味小吃、一缕熟悉的气味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猝不及防地袭来，让坚硬的心房瞬间柔软、潮湿，泛起一片无边无际、名为“家”的涟漪。

在这片湿润多情的土地上，乡愁从未远去，它只是沉淀下来，化作了血脉里流淌的、对这片岭南水土最深沉的眷恋，如同那老屋瓦檐上永不干涸的雨痕。而村口那棵老榕树，始终垂着千万条气根，像替我们系住漂泊的缆绳。

“雾烟暗遮世外仙~”不久前，揽佬一首《大展鸿图》让《帝女花》又“爆火”了一次，也勾起我对粤剧的回忆。

小时候，爷爷经常拿着一个收音机来听粤剧。我当时既听不懂咿呀呀呀的唱腔，也谈不上欣赏它的美。后来我长大了一些，经常守在电视机前看《七十二家房客》，该剧的领衔主演彭炽权（饰太子炳）、黄伟香（饰八姑）和冯刚毅（饰金医生）皆是粤剧大老倌，剧中也自然少不了得粤剧：“身似蝶影翩翩~飞到绿荫水殿~”（《牡丹亭·游园惊梦》）“愁~侵~鬓~卖花过日长有恨~”（《卖花女》）“怨恨母后~几番保奏不能为我分忧~”（《光绪王后祭珍妃》）当然，唱得最多的还是“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风台上~”（《帝女花·香夭》）……虽然只是点缀，但这时我发现：“哦，原来粤剧的歌词是这样美，它们也没有那么讨厌嘛！”尽管如此，我此时还是觉得，粤剧只是有老大夫才会去听、去看的。

“兰花指捻尘似水~三尺红台~万事人歌吹~”再大一些，我爱上了古风流行歌。其中最爱的是银临、Aki阿杰演唱的《牵丝戏》，其中副歌部分以戏腔来演绎，这时我才猛然发现：“哦！原来戏曲是这样动听，也可以这样年轻！”但那时的我，只是把它看作是流行歌中的“配料”，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听、去看戏曲。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清明雨上》。我在b站上搜索“清明雨上”，本想听许嵩演唱的版本，没想到意外搜到了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的视频《听说你们想要粤剧纯享版（清明雨上）》，这不就安排了！我带着些许惊喜点进去，“游丝飞

絮，满城烟波，好一阵杏花轻红雨……”古韵悠长，词美；唱腔清圆，歌美；白衣如雪，乌鬓似云，人美；檐下雨帘，池上芙蕖，景美……哦！原来粤剧与流行歌“珠联璧合”也可以这么美！打开评论区，放眼望去，多是年轻人。哦！原来粤剧绝不是老爷爷老奶奶才会听的东西！

此时，我突然想起《七十二家房客》里的“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风台上”，落花满天，皓月散光，风台荐酒，多么美的景色！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是有情人历尽艰险终成眷属？是书生小姐终于冲破了封建大家庭的束缚？是秀才终于高中状元高头大马迎娶伊人？我马上去搜了《帝女花》来看。看完，只觉愁云满天，风悲鸣，雨哀怨。同时我也一惊：粤剧竟然激起了我的情思？

对，这是经典，就像《诗经》《楚辞》那样，历久弥新，永远不老。

上了大学，虽在广州，却有异国之悲。原因无他，就是周围的同学几乎都不会讲粤语（连广州本地同学也是。），而我历来是把粤语作为母语的。在这悲戚之中，我却意外发现了孔庆夫老师开的一门公选课《粤剧经典唱段赏析课程与实践》。

选！在课上欣赏了十几部粤剧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花月影》。它讲的是落难女子杜采薇被红船戏班收留，踏入梨园。青年军官林园生初抵广州遇伴宴演出的杜采薇，二人一见倾心。但杜采薇与林园生先后得罪粤州总兵何镇南。海盗来犯，索要钱粮并美女。何镇南为平息匪患，对海盗所提要求一一应允，命林园生送杜采薇往侍海盗。采薇自杀于送亲路上，林园生

又见天香

（徐登科 画）

